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二

徽宗

政和三年正月甲寅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議禮局奏州郡貢士有鹿鳴燕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遺禮請易其名如古詔稽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鳴燕乃古鄉飲酒之意可止以鹿鳴爲名有古樂處令用古樂（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庚午詔昔趙普潘美王曾韓琦鄭康成孔安國從祀孔子王安石被遇先帝與其子雱修撰經義功不在數子之下（案東都事畧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日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輩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安石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廟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

通鑑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尋詔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廟庭〔案〕李燾十朝綱要作二月丙午王雱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與此小異東都事略安石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贈太傅紹聖初配享神宗廟廷崇甯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陳桱通鑑續編三年正月追封安石爲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時新儀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壬申故特進守司空贈太傅荊國公王安石追封舒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甲戌〔案〕原本作二月據四史朔閏考二月癸未朔無甲戌日甲戌乃正月二十一日也姑附此左街道錄觀妙元明眞靜一大師徐知常特授沖虛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庚辰詔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爲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詔議禮局訪求古禮器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

禮不足法至是書成乃頒五禮新儀於天下又遣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則〔又案此條原書在四月恐誤九朝編年備要大觀初詔置議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又詔討論臣庶祭禮又詔言詔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令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餘五禮視此編次至是書成又還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節時中丞王甫亦乞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今之失乃詔造禮器自是鼎俎籩豆之屬精乃始與古埒置禮制局在七月己亥

辛巳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王老志濮州臨泉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罷勳官〔案本

紀三年二月庚寅罷文臣勳官

〔又〕二月崇恩大后劉氏暴崩后負其才每日章憲明

肅大誤矣何不裹起樸頭出臨百官上嘗謂蔡京曰

朕前日大病那箇便育垂簾意那箇書謂后也又日

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殿門與之劍若非宣召勿祠

何人人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護纂疾而崩死之

日天爲黃蠹異常始事覺上論韓臣以后不護且重

日不幸京日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

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頻聖心要問何執中忽擬進

曰太后左右顧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嬪人女子加之恐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負殺嫂名也上得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富召輔來議晚果促召輔臣餽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己崩蓋爲左右所遷自即隆鈞而輟焉上日孟后己廢令崇恩又廢則奉寵無聖矣會其己崩故掩其事云（案）本紀三年二月辛卯崇恩太后暴崩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云政和三年春二日上出西郊幸普安寺眞昭陵劉太后百官陪位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子朔癸酉復置算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大觀四年以算學生歸之太史局李𡌴十朝綱要三月辛未復置算學（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午朔

四月甲申宣義郎黃冠言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升之州則通謂之選士可也其自稱則曰外舍生又其才之向成而升之內舍則謂之俊士其自稱則曰內舍生又其才之已成而貢之辟雍然後謂之貢士焉其自稱也亦以是而已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四月置俊選士改內外舍爲之郎詔行黃冠之言也今附注於此

庚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奏恭惟陛下德備明聖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稱事斷自聖學付之有司因革綱要既爲禮書纖悉科條又載儀注勒成一代之典跨有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徒更歲月悉稟訓指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二百二十六卷辨疑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上之御府仰塵一覽恭候宸筆裁定其當以治人神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蒐補遺逸講明稀濶告成功而示德意臣等顧雖匪材猶當將順聖志而成之詔令頒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案九朝編年備要初以士民吉凶

多用委蓋之禮乃須新儀吏奉行甚嚴民更苦之宣和
元年詔罷通鑑續編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
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
刑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則論之以罪
積宋編年貢治通鑑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郎福甯
殿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詰宮行禮七
年改爲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蘇自道士徐知常姉
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眞
觀妙沖和先生後並賜太中大夫案宋史本紀四月
乙巳以福甯殿東建玉清和陽宮是月壬午朔乙巳
乃二十四日十朝禍要云四月先是以福甯殿東誕
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至是告成王午上詰宮中行
奉安禮緣此本紀
作二十四日疑誤
又赦梓夔路以築漆播等八州畢也是虞南夷平戎
州保州夷各納土案宋史本紀三年四月庚寅以復
漆播等州降德音於
梓變路十朝綱要同
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亥朔十
朝綱要辛亥朔復置醫學隸肯辦字

閏四月辛亥朔

詔復置醫學尚書省乞立校試之法隨所試中高下分

遣諸路三京七人帥府六人大藩五人上州四人中下

州三人次遠州二人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宋史本紀作戊午選舉志崇甯問改隸國子監置傅士正錄各四員分科教導糾行規矩立上舍四十人內舍六十外舍二十齋各置長諭一人其考試第一場問三經大義五道次場方脈試脈證運氣大義各二道鍼瘍試小經大義三道運氣大義二道三場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極高等爲尚醫局醫師以下職餘各以等補官爲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

甲寅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從奉議郎王愈奏議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壬戌詔議禮局官曾經應奉修皇后受冊儀注幷預討論武選官制文字及五禮新儀了當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右丞薛昂並轉正議大夫禮部尚書強淵明等並轉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改公主爲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爲宗姬族姬〔案宋東

郡事略閏月丙辰詔曰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
姓故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姬可改
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者可
並依書仍以識名二字易其國號兩國者以四字宋
本紀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輩縣
主爲族姬吳嘗能改齋漫錄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
故事皇女稱公主姑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
王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入曰臣
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
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
是改正蔡條識國山叢談卷一國朝帝女封號皆沿
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
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姑
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
豐朝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
惡其不典或又欲追遮號公主爲帝嬴郡舞主宜爲
宗甍乃合于前代矣上日此議雖近古特不合時宜
因論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爲婦人之美構蓋
不獨爲姓也在我而己魯公于娟前忽力爭上愕然
詢其所以魯謂臣乃姬姓也權有嫌使小人得以議
耳上笑而不從乃降手詔引熙崩欲蘆革而有司不
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于詩雅姬雖周世考
占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
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長者可竝

依舊爲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于是魯公退而具書于時政記會是時教政者皆歎息魯公傷弓故憲志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爲七等郡君者爲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彝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日宜人其制今稱存按岳珂郊錄卷二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珂按本朝矗姓而用姬稱雖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加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己詳不復複出弟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七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日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之士多隨聲是非或者遁熟語先後爲大蓋初不致考也秦錢大昕四史朔聞考是月庚辰朔

五月己酉手詔崇甯之初納魏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享夫今樂猶古樂也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於庭五聲

既具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案）樂志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主魏漢律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鼐景鍾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燕樂召侍從以上等侍立手詔云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葬昭懷皇后（案）宋史本紀五月丙午葬昭懷皇后於永泰陵）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戌朔丁巳詔武學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三年以縣學者衆凡經三歲校試而不得一與者除其籍）

庚申尚書省言學校養士以待天下賢能可以作人材敦士行興教化自縣學升之州自州升之辟雍自辟雍升之太學然後命官則縣學爲升貢之本今天下令佐

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爲學不急不加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廢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故學生在學毆鬬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佐不加訓治州學不切舉察提舉官失于提案以致如此不惟士失其行亦官廢其職今具下云云詔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以李彪指斥謗訕等策在赦前今本府一面斷放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卯朔）甲申議禮局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伯在城之東以雷神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神之西非所謂各因其方以類求神者也乞倣都城方位建立仍以雷神從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壬辰提舉京西路給地牧馬王愈言乞依提舉陝西路給地牧馬奏請己得指揮應縣鎮城寨每給地牧馬及三百戶管勾官與減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給地牧馬一千戶檢點官與減磨勘二年歲終仍委提舉官取給地牧馬最多處保明聞奏乞自朝廷旌賞臣到本路竊見每州管牧地動輒數千頃一縣或一二千頃者若縣給地牧馬三百戶州通及一千戶便行推賞則州縣惟及賞格而止今相度每縣及六百戶州及二千戶減三年磨勘如此亦可以勸矣從之餘路依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己亥詔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富人墻壁被文繡倡優僭后飾當世賢者至於太息時君世主亦莫能興卑得以踰尊賤得以凌貴欲安上治民

難矣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考其制而佝其象與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祭以類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詔有司悉從改造宮室車服冠冕之度昏冠喪葬之節多寡之數等衰之別雖嘗考定未能如古秦漢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無禮以齊之而刑施焉朕甚閔之可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蔽(案蔽字疑訛)自朕志斷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和錄有此實錄及詔旨並無之三年六月十一日并二十一日兩詔可參考實錄于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己書此詔按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劉炳等爲禮制詳議官然則置局當在二年七月宣和錄得之實錄誤也蔡

條國史補亦係之三年紹述熙豐政事同本紀亦因實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丙子書置禮制局令不取法度及神宗欲育爲未暇者官屬朱鍔徐虞仁等局成作編類御筆所御筆皆賜京者後君臣會廢閣成又改作制禮局凡尊鑄簫簋簉豆盤匜鼎俎皆不合古於是禁中書出古器用銅依古制重造惟邊以竹不爲之如今飯竹孫器也又用銀鑄爵五十枚東坡常得古爵而不識詩云隻耳獸醫環長唇聘擊豚三趾下鋭春蕭短兩桂高張秋菊細疑其飲器也政和元年會上御文德殿受朝朝退賜酒三爵其製作如詩云乃爵也時禮制局以從官兼領俸賜比它局獨厚又有議局知權密院鄭居中所領令五禮新儀是也〔案〕宋史三年七月丙子置禮制局李亶十朝綱要作己亥

新提舉永新軍路學事施坰言陛下製爲八行法行之累年士以行實聞於朝廷載在仕版己足以勸矣尚取行實之尤異者旌其門閭使鄉里至愚者皆知遷善遠罪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頒新燕樂此樂乃古徵角招君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剏制匏笙塤箎八音始備詔頒爲〔案〕紀事本末五月己酉詔頒太晟樂樂志同十朝綱要五月己酉手詔頒大晟樂於天下舊樂

並禁本紀亦作己酉頒新燕樂按新燕樂即大晟樂
樂志五月降詔頒樂八月大晟府以雅樂中聲播於
燕樂舊闕徵角二調無土木竟三音今樂並己增入
詔頒降天下據此五月之詔第議頒樂之法至八月
以大晟府奏闕樂增入始頒樂於天下八月以前新
樂尚未備也續末編年作七月頒新樂燕疑為傳寫
謀蔡條纖圖山叢談樂典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
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為之此均也變徵或云殆始
於周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遺荆輒于易水之上作變
徵之音是周己有之矣韻也音凡調各有韻猶詩律
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
有四是為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己失徵角
二調之均韻矣孟子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
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亡亡使不亡何特言擬
作之也哉唐聞元時有若望羸法曲者傳於今實黃
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為黃鐘之宮均韻可爾奏
之乃幺用中呂覩黃鐘則為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
於黃鐘宮調問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己及
政和開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己不可得有獨以
黃鐘宮調均韻中為曲而但以林錄律卒之是黃鐘
覩林鐘為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
有黃鐘以林鐘為徵之均韻也此猶多以求之稍近
於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
然二調之均韻幾千載意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古之

樂備八音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爲笙陶乃塤也遂塤篪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爲響配故鐵方響告奏之亦甚諧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又云貴妃劉氏薨追諡明達皇后〔案〕宋史本紀七月庚子貴妃劉氏薨東都事略作七月己亥十朝綱要八月丁卯追冊貴妃劉氏爲明達皇后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卯朔癸未戶部尚書劉炳中書舍人翟汝文爲禮制詳議官起居舍人陳邦光國子司業曾開爲同詳議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辛卯遣兵部員外郎王寔召濮州處士王老志赴闕令同本縣長吏以禮敦遣寔實薦老志者故特遣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辛酉〔案〕本月己卯朔不當有辛酉無可據改姑仍之詔封處士王老志爲洞微

先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蔡條鐵圖山叢談卷五
云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謚明達時太僕卿王寶
爲老志館於魯公賜第上遣使謫明達事老志曰明達
乃上眞禁盧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自上而上語亦
遣白元君事甚彩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
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書進上
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
勸詔封洞徽先生嘗是時郊天而天神爲出夏祭方擇
而地示爲應皆老志先時奏而敬發之通鑑續編漢人
王老志初爲小吏遇興人授以冉遂棄妻子結草盧田
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
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之
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
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

癸酉〔案〕本月已卯朔不嘗有癸酉無可據改始仍之詔八行人多占學額日久

致妨士人入學可依條限貢發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保和殿成乃延福舊址作
殿五楹夾三東側殿日出光西側殿已藻光保和之
後有殿日燕頤兩旁有殿日怡神殿日凝神其祕數如
保和總爲屋七十五間上自記之〔案〕通鑑續編四月
作保和殿蓋至是殿成也九朝編午備要九月保和
殿成上自記之有日乃詔有司徙屯營於宮垣之外

移百宮舍宇俾兢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于宮城之
北郎延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日出光
西側殿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日燕頤兩旁有殿日
怡神曰凝神其摺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閒工致
其巧人致其力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
飾純緣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彩垣墉無紛澤後
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樨梅櫚橙橋
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
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芸伏支流派荊叢繞清詠
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揹之兵左賓典詰訓謨經史以
憲章古始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器
以省象制器參於神明薦於郊蘅東序直古今書畫
第其品秩玩心遊思可書可愕西夾
收琴既筆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適情

十月戊申朔御筆元觀法師程若虛封寶籙先生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七〔案〕建寶籙宮不見起建之月日或自此始也程若虛事更考之

庚戌手詔曰朕若古之訓惟天為大天下萬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類而求祀于圓丘象其形負蒼璧象其色冬日至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體其道夫

天元地黃元天道也朕荷天顧諟錫以元圭內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祇天之休于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搢大圭執鎮圭庶格上帝之心敷佑于下民永爲定制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辛酉手詔先王制器必尙其象然後可以格神明通天地去古云遠久失其傳裒集三代盤匜罍鼎可以稽考取法以作郊廟禋祀之器煥然大備無愧於古可載之祀儀從劉炳之言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乙丑御崇政殿閱舉制造禮器所之禮器并出古器宣示百官紀事本末卷三十四(原注)實錄但書御崇政殿以古器宣示百官今以詔旨十六日所書增入

禮制局言圜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

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七十二級二壝（宋禮志作三壝）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蓋因地形之自然非人爲也然王者建國所在或無自然之丘則於郊擇吉土以兆神位爲壇之制當有度數陽奇陰偶王令諸侯爲壇三成用陽數也然則祀天之壇宜爲三成自後一成以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高二十七尺總三成二百一十有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乾之策三十有六也成與壝俱三三天之數也考歷代以及今之壇制其次第星辰有不倫者舊制五星十二辰位於第一龕二十八宿會於第三龕夫五星二十八宿相與爲經緯二十八宿五星

之所舍而十二次所待以成者也臣等今議二十八宿等四十四位於第二龕舊制第二龕星辰之位爲重行則壝內之位亦當如之今中宮外宮之星爲重行於壝之內其衆星三百有六十位之外如故從之候過今次大禮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太禮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宮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宮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宮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槀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位

戊辰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一成崇三尺第二成三成皆崇二尺五寸㊟禮志作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上廣十六丈夫圜壇既則象于乾則方壇當效法于坤今議方壇定爲

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階爲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爲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壝再則兩地之義其從祭之祇升四鎭海瀆五行五獄同位于第二龕而山林丘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祇位如故壝並飾以黃詔令楊戩依此修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禮志初元豐三年七月詔改北郊圜壇爲方邱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尙書侍郎黃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壇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聖圜至皇地祇壇之東壇五十六步相去不遠其壇係圜初所建神靈顧享己久元豐間有司請地祇神州並爲方壇之外爲坎詔止改劉壇爲方請下有司比類南郊增飾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詔禮部再爲詳定指畫與築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云云又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

木神勾芒東嶽於壇第一龕東四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東升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嶽於壇第一龕南鎮海瀆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升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嶽於壇第一龕中鎮海瀆於第二龕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嶽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於壇下西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西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元冥北嶽於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邱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餘仍舊儀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寅朔）辛巳太師楚國公蔡京進封魯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卯詔補蔭入官人隨學入所在州學仍別爲齋公私試附州學生別作號考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乙巳禮制局言討論玉輅沿革周官巾車言錫樊纓十

有再就注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就就成也今馬纓十有二而無采色不應古制欲以五采罽飾之樊纓十有二就周官馭路儀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之（案周禮注作皆以金爲鈴）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今輅衡軾並無鸞和乞添置周官輈人言蓋之圜以象天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今蓋弓二十有二不應古制乞增造巾車言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斿注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馬而不言色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注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以周尚赤故也禮記月令中央天子乘大輅載大黃旂以金象革木四輅（案禮記輅作路）及所建之旂與四時所乘所載皆合今玉輅所建之旂以青帛十二

幅連屬爲之有飛〔案飛宋史作升〕龍而非交龍又無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則當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則當用黃仍分繆旃之制及繡畫三辰于其上又周官節服氏掌祭祀朝覲〔案朝覲二字據周官補〕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今改制太常其旃曳地當依周官以六人維之又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錫在馬額鈴在旂首今旂首無鈴乞增置又車蓋周以流蘇及佩各八無所法象欲增爲十二以應天數及輅之諸末盡飾以玉爲稱其實而羅紋雜佩乃用塗金乞改爲玉又車箱兩轓有金塗龜文及鵰翅左龍右虎乃後代之制欲改用螺龍加玉爲飾又言既建太常當車之後則自登後登車有妨曲禮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

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右君升車亦當自右由前而入今玉輅前有式櫃（案宋史櫃作匱）不應古制恐當更易以便登車及改式之制又禮記言車得其式周官輿人參分其隊（案周禮隊作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案周禮宋史有其字）廣之半為之式崇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轛圍注立者為轛（案周禮注立者為轛句下有橫者為軾句宋史引之）今玉輅無式合增置詔玉輅用青質輪輞輅（案宋史輅作絡）帶其色如之四柱平盤虛櫃則用紅繒蓋弓之數為二十八左右建旂常並青太常繡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旂上則繡以雲龍朱杠青綃鈴垂十有二就流蘇及佩各增十二之數樊纓飾以五采之厭衡軾之上又加鸞和輅之諸末耀

葉蝸頭雲龍垂牙鎚腳花板結綏(案)綏宋史作綏羅文(案)文宋史作紋雜佩羽童(案)童宋史作臺麻鑪(案)鑪宋史作鑪香寶壓貼牌字皆飾以玉自後而升式櫃不去既成高二尺(案)尺宋史作丈七寸五分閣一丈五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實錄有刪修與詔旨略不同當別考詳(案)宋史雜佩羽臺句下有蕙臺二字閣一丈五尺句下有副玉輅亦用青色舊為馬四增為六色亦以青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敏為執綴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律閣上日行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覲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日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問衣服眉目歷歷可議攸遂請付史館(案)本紀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於圖丘大赦天下升端州為興慶府乙酉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聖降臨觀兒記宋朝事實敢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門下朕承列聖之丕基奉至尊之休德繼志述事持盈守成躬攬萬幾茲瑜一紀荷皇天之垂祐浃函夏以底甯年穀屢豐雨賜式敘羌夷請吏川岳效珍禹功無置謚之災堯猗告平成之治永惟多祐誕集沖人屬三歲之親嗣剌六經而定制奉

時昭考欽修時祀之專若昔大猷壹正相沿之陋邇
齋居于路寢迺朝獻于殊庭得四表之歡心饗假于
廟乘一陽之至景大報于郊對越昊穹祈我烈祖陶
總衆性儀牲貴誠奠蒼璧以禮禰秉元圭而拜貺器
協尙思之制樂兼詔浚之純紫烟稼而雍火升靈光
嗎而風馬下禮儀既備知帝顧之不達福祿來崇豈
朕躬之專享宜字煥號溥洽蠶倫可大赦天下於戲
申命用休俾緝熙于純縱配天其澤用敷錫厭庶民
尙輯同德盡臣秉文多士克咸羈冀永保隆平周釋
請波雜志卷下政和三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天神
降蔡京等奏乞率百像稱慶明延奉衛肇依奏禮降
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祇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
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
如在其上旅旂輦幣冠服儀仗見于雲際萬衆成觀
惟天人之咸通有形聲之州接靈承對越敢不祇欽
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于上帝以昭答於神庥
吝爾萬邦
其體至意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申朔）癸丑詔天下應道教仙經不以多寶許官吏道俗士庶繳申所屬附急遞投進及所至委監郡守搜訪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甲寅河北路轉運判官張考純言周官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之于射宮乞詔諸路州郡每歲薦貢士于學因講射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二　錢唐潢子瀍輯注

徽宗

政和四年正月戊寅朔（案原本脫朔字據十朝綱要及四史朔閏考增）御筆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額外鑒義品秩比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並無請給人從及不許申乞恩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續宋編年通鑑置道階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通直郎道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校經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廕如命官法）

甲申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新知秦州胡師文爲中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丙戌中太一宮使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直睿思殿

提舉龍德宮熙河蘭會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爲太尉以受元圭故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辛丑洞微先生王老志加號觀妙明眞洞微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禮制局言夏祭用法駕合乘大輦指揮乞賜戢蔣詔乘玉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四

丙辰朝散大夫通判開德府王景文轉奉直大夫與知州差遣仍召赴都堂以元圭得之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戊申蔡京奏禮制局所定皇長子冠于福甯殿儀御筆依奏二月中旬選日行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禮志十八嘉禮六云皇太子冠儀書行於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命議禮局倣以編次

癸酉皇子桓冠於文德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李埴十朝綱要二月癸丑皇長

子冠宋史本紀同此作癸酉據四史朔閏考是月丁未朔癸丑爲初七日癸酉爲十七日戊申下云御筆依奏二月中旬選日行之當以十七日癸酉爲是

三月丙子朔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强淵明等賜銀絹有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禮制局言崇甯祀儀崑崙地祇設位于壇之第一成其說出于鄭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地祇位于壇上則崑崙地祇不當重設崇甯四年有司講明已知其非乃復列于西方衆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其中矣請撤去從之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六崇甯四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勾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乘陰氣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止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

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祭尚列岳鎮海瀆之間臣今欲壓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有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遍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褻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岳不視諸侯而視公猶未極平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夫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岳帝夫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于第一成然則五岳帝其可向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壓之於第一成從之

又奏皇地祇北向蓋取答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禋於壇其位在丙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而歷代沿襲並設南嚮之位非所謂答陰也今新壇亦于午陛下設小次非是昭神位北嚮于北面設小次

卷百三十四

丁丑詔諸路應小學生及百人處並增差教諭一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辛卯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籙院講習科教聲讃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政和間罷州學縣學別置齋授道徒）詔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午朔）甲寅尚書省言契勘舊水磨茶場一歲收息不及百萬貫一年內有每季泛進錢數茶務歲收錢約四百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以上不係省錢別無支用尚循舊例只每季泛進末有月進之數今欲每月進五萬貫所收錢尚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

奏仍自今月為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七

辛未禮制局言周官旅上帝四望皆謂非常之祭則嶽鎮海瀆從大祇不當用玉紹聖親祠北郊儀注皇地祇以黃琮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嶽鎮海瀆亦不用玉則今來夏祭合依大禮格皇地祇神州地祇用玉外餘並不用兼看詳周禮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新義云日月星辰以璧為邸則四圭邸璧可知四圭邸璧則兩圭邸琮可知先儒之說兩圭有邸亦以璧為邸其理非是合依新義兩圭邸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戌禮制局製造所乞進呈所製造冬祀禮器御筆令書藝局進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閱雅樂初閱宗子大閱大學辟雍諸生量與推恩〔宋史〕本紀癸丑日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亥朔丁丑禮制局奏每歲夏祭皇地祇及配位各用冰鑑一今親祀正暑月所設酒醴牲牢禮料甚眾欲添置冰鑑四十一正配每位各六第二成從祀二十五位各一從之又奏黃琮禮地鄭氏謂爲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然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本于讖緯前代如長孫無忌輩固嘗辨其非矣又皇地祇神州地祇同位于一壇之上於皇地祇則禮而不祀神州地祇則祀而不禮豈禮意乎請黃琮兩圭有邸並施于皇地祇求神則以黃琮薦獻則以兩圭有邸（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六注引禮制局言與此文少異今錄之政和四年禮制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於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爲宮至地祇皆出可得

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蓋施於薦獻之時與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鐘舞咸以祀地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祇神之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於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皆本於讖緯之書前輩如長孫無忌輩固嘗辨其非矣又言黃琮鄭康成及梁正三禮圖皆謂八方以象地聶崇義言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寸蓋厚寸乃大琮之制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於經無見考工記有大琮玉琮瑑琮駔琮之制獨不言黃琮廣狹厚薄之度今方澤並用坤數則黃琮宜廣六寸厚二寸為八方而不剡出又言考工記云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則兩圭之長宜其五寸琮色黃而圭不言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而云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牲幣自當倣玉之色則圭之色獨何以異

於琮邪請兩圭用黃玉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祭地奉太祖配赦〔宋本紀〕

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澤以太祖配降德音于天下十朝綱要同九朝編年備要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箱軟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員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從之文獻通考卷七十六政和三年詔自令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寮與隨篤備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輿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議定以聞詔夏至齋宮大內門曰廣禮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合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顯南門裏大殿門曰畢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曰承休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數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鄭詢武告于泰陵因詔以其日爲景貺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日乃降是年冬祀夏至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爲定制十二日至帝親祭地于方舉以皇郊燕王偎爲亞獻越王偎爲終獻前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七日於內殿一日赴齋宮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於外壝西

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設皇帝褥內於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南門之外設儀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次於壇子陛之北壬地光祿泰牲諸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於壇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於壝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稓太祖皇帝位於壝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於第二成午陛席以藁稓五官神嶽鎮海瀆各以其方設位于第二成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于壝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第二成子陛之西東向飲福位於壝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燎火於望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又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閒血槃一在登之前籩二簋一在籩豆外篚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毎位太尊三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爲上尊南罍北又設籠一於第二成于陛之側坫二於正配位尊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尊二壺尊二在壇下子陛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

籩豆前登一架一在籩豆間鉶一簠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簠一簋一在爵之前簠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間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概尊二山尊二壇每方設蜃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蜃尊散尊外餘皆有罍副之凡尊罍皆加勺冪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俎斗鼎各一於饌幔之內太府卿以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於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嶽鎮海瀆神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于神位前瘞玉加於幣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輿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於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齋宮明蔽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宮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衮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陛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祉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於繅

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俛
伏興再拜樂止恭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
向奠圭幣如常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
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俟俎宮
架盥安之樂作奏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罍洗搢大圭
盥手登歌樂作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瓚上樂
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皇地祇神位前搢大圭跪執
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太祝讀冊皇帝
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如前
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
歌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簾降樂止亞獻文舞退武
舞進宮架文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
作陞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如
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禧安之樂
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奠酒受俎奠俎
受搢奉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
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撤俎豆
登歌成安之樂作卒撤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
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常安之樂作一
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樂作降自子陛樂止宮架
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瘞燎火瘞半坎
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
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
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

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又）內侍楊戩以製樂傳宣之勞加節度使（案李熹十朝綱要云是月甲午直睿思殿楊戩爲彰化軍節度使）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辰朔）己酉禮制局言有旨定管軍班序乞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上副指揮使在正任節度觀察留後上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殿前馬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使之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寅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幡緋常畫交龍按樂令三品以上緋常畫豹（案儀衛志作緋常畫蹲豹）蓋帷

乘輿器用並飾以龍令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旂物通畫交龍非便合釐正（案儀衛志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令有司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否因而革之詔如其請）又大黃龍負圖旂畫九一三二四六八五七之數仙僮網子大神三旂無所經見乞除去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庚午詔小學倣太學立三舍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卯朔）辛亥詔諸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上者增一分之半卽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學士事司具可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政和四年詔學校教養

額少則野有遺士應諸路學校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並許稱賀

〔又〕延福宮成記略曰乃敞承巷城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爲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蘂珠又爲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榜於睿路麗澤褐於秋芳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甯睿謨凝和崑玉翬玉而報瓊蕙馥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繁英芳雪鉛華瓊華文綺絳萼儀華錄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栱玉絳雪之閣居其北會甯之北夢石爲山〔案原書以下闕〕

九朝編年備要載其文略有異同令備錄之延福宮成上親記之略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潤連禁衛通仙詔瞰城壘背班直下奄稱僕僅足待風雨爰篠爰問薄于隔言克協朕志合于大同乃外禁旋乃微承巷城之西序大興營兆增光前烈而徙延福宮于拱宸之北宮爲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蘂珠又爲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榜於春路麗澤褐於秋芳肆以修廊連互干桂贇以殿閣皆圓百尊宮之左爲位二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甯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繁英芳雪鉛華瓊華文

綺綷蓹璣華綠漪瑤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綷雪之
閣居其北會衛之北壘石爲山而上起殿日翠徵旁
爲二亭日雲嶺日層嶂凝和之夾閣日明春高爲雨
重層自下而睥晛之百一十丈有奇徑量之七墱而
表閣之側爲殿二日玉英日玉潮其背則階城築土
隨杏名閣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翠幹碧霸
交相隱映宮之右爲位二闕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
二丈舞臺四列三亭三峙爲闕袍以名淼列儲亭以
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償度之四百尺而處
從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撼叢石爲臺礆泉爲湖湖
之中作踶以接亭踶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爲茅
亭以侍碧寒校怪石奇花巢木闕奇而爭妍蓮亭鶴
莊鹿砦蓮謙孔雀之檞敞藤杏花之園西抵麗澤不
類塈境又云曾有延福宮祖宗以爲宴會之所而䑷
不甚廣時萘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饗揚
戢賈詳何訴藍從熙瀰以禁中逼容之狀五人聽命
乃盡能內酒坊諸司又還二漘寺弁軍營于他所五
人者既有分地因合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既
成樓閣俏室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閣奇花異木
悠石寒松岩婺幽勝宛若生成搖谷齋三筆云萘京
既則位窺圖政乃帑大瑨童貫惕戢買詳藍從熙何
訴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韶宮有穆倩成平會
衛齊漢凝和崑玉寡玉七殿東邊有蕙藹殺報壇蜻
桃春錦壘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鉊英雲

錦蕭薰擷金十五闕西灃有繁英雪香拔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濟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繹雪亦十五闕又疊石爲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寔春閣賜十二丈鬱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麗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彈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遺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折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笆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衞士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酉朔）辛卯詔以辟雍大成殿名頒之諸路州縣學從河南尹蔡安持奏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寅朔）乙巳詔襄邑縣復爲拱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崇甯四年八月詔改東輔爲拱州宋史本紀大觀四年十一月丙戊罷拱州爲襄邑縣））

辛未觀妙明眞洞微先生王老志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老志濮人隱泉人隸京東轉運司爲書吏自言嘗遇鐘離眞人授內丹要訣棄妻子結草爲廬施病者藥書與人言休

詒頗藉藉有閱政和三年秋詔州縣教遣至京師封澗
微先生諳蔡京賜第南圖士大夫關門數召對禁中上
手書覰妙明貢之號賜之明年乞歸留之不得卒賜金
以葬習正議大夫宣和錄云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鵪
案棨儏繼匿山皺談卷五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
親以孝闡劝曾爲佰母吮疽初去爲稽計吏持心公平
能自守一臺蓍不受人賄問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間
遇一丏人見輒乞三錢一旦丏人自言吾鍾離生也因
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
學土强淵明紹聖祈爲教官過濮見老吾授之胥日四
皓明達且謂澋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志與汝相見于
布闕矣及政和時貫妃劉氏堯追謹爲亦達皇后其制
書果淵明覩草始悟西皓明達者賜賤明時太僕鼻王
置薦之召老志館于曾公賜第上達使也明達老志日
明達后乃上眞紫盡元君且能傳道元論語以白而上
語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廟迁怪一日君責妃使祝老
志日元君昔與吾善令念之乎明旦老喬密封一書進
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志喬貴妃得之
大勵此亦巽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時語天而天神爲
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爲應先老志先時郊而敝發之也
又士大夫多從而來求書皆其詞始時奏可曉後卒合
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罟公以駕慶若不感乃上之柄
稽紳不應從方土驗衲福自不經而貴刑謹畏乃奏斷
之老志日一食獨湯餌四兩冬夏衣一襲後見師責以

受羅穀之服凡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丐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就車不病矣歸瀕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爲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奏玄奏請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數懼顯各以五色流蘇垂鑑置于所處之殿臣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臣語卻甚慣思其所以消變者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寅朔乙卯雪降賜宴於蔡京第紀事

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三　錢唐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四

徽宗

政和五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壬申朔丙戌長寧軍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此據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趙遹措置聖旨追書須別考詳本紀於初九日庚辰書晏州夷反當移入此三月十七日趙遹奏夷賊正月二十九日己各歸國二月二十八日復出犯樂共城楊氏編年云十二月瀘州南安撫使趙遹以王育馬覺平卜漏閞紙滋鮮州初梅嶺知業高公老安宗女夫也常構其妻以金王器與卜漏苐訟思我洞卜偏欲之故因上元蹬夕攻梅嶺寨高公老遹去卜漏路其妻與金王歸洞至是平之趙遹行狀遣之熟夷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閩恩我州得眾素點勇善閷大中祥符元豐閞屢爲遵惠爲諸夷所畏雞生夷莫敢當之遣御賈宗詠武人喜先事嘗川簡竹木擾夷夷怨久已不攀政和四年宗蘇執夷人大言領斗箇旁等誣乃罪在法織所犯貢猶以夷法論不遷償貲畜宗諒瓢杖其脅犛徙且死諸夷憤怒聲言官殺其酋長非罪跌呼黨兵甲種類饗應晏州多周都大首領卜漏篤諸夷長雄與其眾謀盡結諸夷出戎墟直據成都北屯劄門東守白帝

丙乖無備外結贄援全蜀可傳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
臨之與吐蓄谿洞修婚姻之好以為曆簡王師至在半
卒後兩兩謁已閉亦何所及遂主盟合從入寇且結滋
試長寶軍稱土新附之民然卒無一人肯從叛者仍力
拝守其境明年正月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
恩與之眾并十州五村圖羅恩蠻諸夷凡十餘萬分兵
因出攻圍樂其城長蠻武蠻江門安遠鎮溪諸寨堡不
克送陷梅嶺堡全被害焚廬舍掠子女虜守把寨官高
公老妻族從等家屬族姬濮安懿王之曾孫女於上服
舉為近宗諒始以赤白婁上閩上覽奏勤宵時之憂朝
郢駭念未有堪任其責者時蜀久安人異備不習兵所
至謁戰守備遠近聞驚騷動遣適按部夾昌州郎馳至
遣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遇與議萬一賊乘勢長犁
適遣亦何所樂之乃至督宗諒躬卒兵進屯江安縣據
水當賊衝且以近邊諸壘轉餉給軍賭備無乏若水擒
北近巡尉兵既至又成都府利州變州路援師亦集與
宗諒所部得眾萬餘逮賊再犯武蠻樂其梅嶺宗諒出
兵與賊戰官軍大劍稗將陳世基等死之號屢勝益猖
暇出入無虛日蜀人大震夷中山谷深驗朴箐沮如賊
上下捷倍飛走又善用弩以藥傳矢中人血濡纔輒死
其來則烽集蟻聚去則烏飛獸散宗諒以未易力制方
議招輒會上觀劉詔遣督宗諒進兵備能悔遇郎聽其
降仍俾宗諒與公節度賊間遇將督兵進兵間督從亦
紺牆賊樂共城兵馬監押潘虎因誘致其酋長數十輩

來降，虎盟而犒之，郎酒半盡，縛取殺之，函其首來獻，以爲己功。遹遂以輕兵趨樂共，執虎以屬吏，虎服辜，乃以虎御夷列其殺降劫諸朝，詔斬虎於市。又詔以賈宗諒妄配非辜，致寇喪師，除名爲民，編置河外。遹與諸部使者賈若水、王良孫、楊彥章坐佚罰，皆敗秩二等。遹降朝散郎，以康師魯代宗諒，復遹節制。〔案〕宋史趙遹傳：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篤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箇秀等罪，夷人感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行部自州，習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曾代宗諒。畢沅續資治通遣內戍瀘南晏州夷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圍思峩洞諸熟夷，素黠勇善鬪，大中祥符、元豐閒屢爲邊患。瀘帥賈宗諒，武人也，喜生事，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之。至是又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杖脊黥配，諸夷憤怒。卜漏遂主盟合從入寇，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堡。

己丑，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提舉入內醫官、編類政和聖濟經曹孝忠等奏：乞諸州縣並置醫學，隸於州縣學提舉事司，選差本州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醫

學教授比倣諸州學格內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釐人數創立諸路醫學貢額分為三年並不侵占文士貢額諸路貢士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其取合格人數陞補上舍以上中等一百人為額並附於文士引見釋褐學生分三科方脈科通習大小方脈風產鍼科通習鍼灸口齒咽喉眼目瘍科通習瘡瘇傷折金鏃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逐路並置醫學諭一員以本學上舍出身人充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乙巳詔皇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定王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也岳珂愧郯錄卷八大觀二年正月庚申封定王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赦天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蔡絛鐵圍山叢談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旆而議者從中大不然于是中宮遂辭而止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庭旆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欵祖宗鳥當是時清道親事官有呼嗒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歎呼衆中一父老忽歎息曰吾昔頻睹傳呼今久不閭此聲矣考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罕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真宗爲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於甲午爲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久不知幾何歲人也時太上皇方留心道家者流事闇亟使人散索已而忽不見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未朔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己卯裨將陳世基王士傑爲賊所害官軍死者百數賊愈猖獗而羅始黨族又相扇攘奪轉運使趙遹與提點刑獄賈若水及宗諒權行招安其奏於朝須賊不悛徐

治其罪時適已密奏宗諒數科斂夷部竹木衆厭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黥配有死者夷衆忿怒遂導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南邊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邊徼早得寧息然適本意乃欲崇事進討兵端愈大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辰詔付趙遹賈若水等晏州夷賊失於鎮撫致茲結約侵犯城砦此雖斬獲首級殘燒倉囤尚慮出沒未已浸生邊患仰趙遹賈宗諒限指揮到日立便帶兵甲離瀘州江安縣審度事宜如夷賊尚敢猖獗出沒未已即仰前去掩殺不得輕易落賊奸便如逗留不進有失機會更致滋長當議並行軍法如已退散者業或悔過歸

降即不得邀求功賞別致引惹生事務要邊界早獲安堵仍先具節目措置次第入急遞聞奏餘遵依逐次指揮仍仰賈宗諒聽趙遹節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己亥詔諸路置醫學教諭指揮勿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四月庚子朔案原本不書朔據四史朔閏考補趙遹駐樂共城以厚賞募人招誘晏州州頭羅陽縣夷人昔博等至城下與爲盟誓賊勢稍折晏州三縣三十五村幷羅始黨諸族一百三十五村節次來降遹乃留官屬經營末附村族是日按兵發樂共城趨長寧軍夷衆憑高聚觀見遹部伍嚴整皆不敢犯遹既至長寧復募人日行招誘朝廷所降捕殺賞格弗布恐夷賊或緣此致疑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十、

丙午趙遹奏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萊等縣夷賊一千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城十里以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同刺貓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引領到官首領斗岡等其二百四十七人排日赴臣行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諭到晏州多岡姓二十一村始謀作過賊首卜漏等一千餘人亦來梅嶺村壩與所差使臣趙安中同刺貓牲雞血等和血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作過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沒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沒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冑持戈入關履閾驚惕徊惶比引至公庭臣並不敢設衞以致其疑與走馬承受丁升卿引問於聽事之所先以疏其過惡次以明數

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嚮稽首再拜以謝臣即犒以酒食錫以金綵俾令耆業而於犒設之際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駭獸焉當時左右不敢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常臣等亦所不保此實上賴王靈以濟乃事臣乘此款寨機便遂分兵復收梅嶺佬栅築坂橋梅嶺壩卓望堡三頭山甯遠寨烽火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甯軍武陵縣舊壘瀘南安靜之日久守具不飭緣恢展新疆以控扼城寨視爲近裏一切毀廢樂共長甯城皆深在夷腹聲援孤絕賊得以窺逌其背叛惟以義軍土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戰豈能拒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透入故臣於城壘之役不敢緩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午朔）丁丑瀘南梓州路走馬承受丁升卿言夷賊已是招降犒設訂誓支與銀綵給付旂號了當依舊出沒作過詔令趙遹體究詣實聞奏仍依累降指揮措置施行（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申詔付趙遹訪聞晏州夷人近復結集凶徒約數千人經過樂共城攻圍鎮溪堡鈔略鹽客殺傷取財出沒未已口血未乾背盟若此豈可信其誓約罷兵弛備仰趙遹體究今來作過因依多方講畫制禦事宜探賾夷情區別叛服結其心腹離其黨類務要夷賊畏懷一方早得安貼縱敵生患國有軍法必不赦汝仍未得擅離彼界候一向定疊奏聽指揮仍令趙遹親書知稟聞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甲申付趙遹癸卯被受）

丁亥趙遹奏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為守備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卽秦鳳兵一千人與黔兵土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强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號為桀黠加之今日罪大必須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卽二三萬人同為我敵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然夷狄無常心夷得勢則隨夷漢得勢則隨漢乃平日之常談事勢之必然也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於本

路勾集黔兵土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爲攻討之計欲望聖慈毋以此舉爲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亥朔戊申詔付趙遹華夷異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舍何以示懷招安撫定各以著業守禦既固約束已信乃復興數萬之師夫馱百倍邀功不毛之地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殺戮生靈騷動西土非計之得也又曰秦鳳馬步軍如未使喚不用勾集別有條畫疾速具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六月戊申付遹丁卯通奏

己酉夷賊攻武甯縣三頭山烽火臺甚急長甯軍出兵救援乃解去後三日再來攻皆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亥夷賊犯梅嶺堡守把衡遜巡檢秦望等擊卻之紀事

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夷賊再犯梅嶺堡守把衙遊巡檢秦望擊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亥詔醫學選試如無通醫術文臣許於本處醫長醫職醫工內選差一員同州縣有出身官出題考校如闕醫長等即選本處有出身管勾學事官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丁卯詔付趙遹契勘夷人訂誓之後尚未寧息伺隙侵掠復出為惡豈吾人有以擾之或拊循有所未至耶又曰彰善癉惡悉去其附麗俾之內屬斯亦得其策然乘機用間强以官賞使生熟夷人自為向背因以知彼虛實探彼動靜爾乃措置其當定計於早使曲在彼不其

善歟倘先自起釁務爲奇巧以速後患悔不可及原注丁卯御筆七月丙戌被受是日趙遹奏今聖恩寬厚許其自新宜知所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倘敢出沒時復擄奪雖已掩殺不落蠢便然過無大小均爲渝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仍置而不問實恐養成姦惡異日蠻夷覦傚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辰朔壬申梓州路都轉運使趙遹奏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爲備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詔永興軍路都總管司選差兵二千人差近官兵一員統押祗備趙遹勾抽使喚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丑手詔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遠而尊故
配祖於郊近而親故配嚴父於明堂今三歲一郊佑我
烈祖而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於寢殿禮蓋云闕朕嗣
承先烈君極萬邦罔極之懷欲報無所夙興夜寐靡遑
甯處崇甯之初嘗詔建立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崇甯四年設營建明堂二度地鳩工徐過末歲取旨與役明年以甚出西方遂設罷之去古既遠歷代之規模無足
循襲朕萬機餘閒黜諸臆說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
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今先王之制必庶幾焉相
方祀址於寢殿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
上帝率見昭考之心　御筆修製明堂圖之大政即與
前後營造事體不同應有司官屬自當竭力奉上以成
大功如是修製所抽人匠取索材料材植如敢占吝隱

諱不即發遣應副者監官不以官高低並行除名勒停送廣南遠惡州軍編管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辛巳手詔晏州夷賊自招撫後來輒敢結集背誓攻犯城堡比雖屢獲失利以歸緣出沒不定長甯一帶未得安堵瀘盟犯順師出有名可依趙遹所奏兼時攻討除已差永興秦鳳路兵馬外更涇原路三千人環慶路二千人并步人前去應副候指揮到仰本路帥臣選差曾經戰陣兵將官每一千人作一番管押赴瀘南聽候使喚限五日起發仍以趙遹爲瀘南招討統制司王育馬覺爲同統制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義叟王亘鄧應副錢糧王育以下並聽趙遹節制禁亂除暴事非獲已帝王之師舉必萬全蜀道險阻利在設伏間探嚮導所

宜盡心毋得輕易匿賊之計其晏州夷賊有脅從之人如能悔過自新即許招降免行誅戮並與原釋用示不殺之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戌朔癸卯詔修建明堂布告大廷依大禮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及五岳四瀆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己酉詔祕書省移於他所[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從祕書省出於外在宣德門東亦古東觀類云以其地為明堂杭州觀察陳彥言明堂基宜正臨丙方稍東方以據福德之地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祕書省初名三館宋史職官志四云宋初還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於昇龍門北創立三館書院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東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四部為史館書庫大中祥符八年外院於右掖門外天禧初令以三館為額又云祕閣係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眞本并

丙出古畫墨迹等藏之又云政和五年四月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爲名是月駕詣景靈宮朝獻還幸祕書省詔日屋室淺陋甚非稱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詔祕書省移於新左藏庫以其地爲明堂

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差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食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左右擊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遂斥邦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壬子手詔曰明堂之制自三代以還有爲之君雖欲稽法先王終不能如古盡違經循俗惑於衆說失其旨意朕永惟嚴父饗帝之禮尙闕未備取考工記所載考其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命工伻圖無一不合又曰朕萬機之暇取夏后氏益士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

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兼三代之遺制黜諸儒之臆說饗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千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以稱朕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於是內出明堂小樣於崇政殿集百官宣示（案玉海卷九十六以明堂小樣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御書明堂字）命太師魯國公蔡京為明堂使宣和殿學士蔡絛討論指畫制度顯謨閣待制蔡儵蔡翛殿中監宋昇參詳興德軍留後梁師成為都監保康軍留後童師敏為承受以開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罷以王革代之復以章為參詳明堂使蔡京言夏后氏世室堂脩十四步（原注方六尺為步）廣明七步半

土室方四步廣益四尺木火金水四室各方三步廣益三尺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原注八尺爲尋)崇三尺四阿重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筵則五室各自方一丈八尺三代之制脩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之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大室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五筵(原注四丈五尺)其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尺(原注三丈一尺五寸)(案尺字宋史作五以注三丈一尺五寸計之應作五)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其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廣之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五筵(原注四丈五尺)左右个各

脩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脩廣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左右个各脩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原注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原注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原注九尺）堂總脩一十九筵（原注一十七丈七尺）廣二十一筵（原注一十八丈九尺）詔悉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蔡攸言明堂五門廊廡蓋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所向而飾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為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柱並以丹雘塗之堂階為三級每級崇三尺其為一筵改火珠為雲龍之象階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元堂配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為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佑門為左數佑左承天門曰右數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太室五門並御書膀之）

丙寅陳瓘特敘承事郎許自便（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原注瓘自政和元年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敘官自便敘官自便蓋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丁未錄云以郊霈霑恩誤也瓘初以宣德郎被譴而敘官乃承事郎鐫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敘復數內陳瓘

敘復未當台於見存官外敘一官仍取旨與差遣符州告示本官知委陳瓘既供知委遍寓通州數日又有省割下通州令瓘具家狀承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爲起發有衝瓘曰此廟堂欺君坑世之術耳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聞吾敘官不當見于御批諸公不但已爲此遷之說以寒上旨家狀雖當供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悉食困必乞儕耳乃報以家狀昨匹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栗不行瓘既寓通州而盛章與石悈有隙取密旨編置通州揚言爲瓘報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即困謀徙避遂望家至九江卜居焉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令因石悈編置通州在五年八月十四日郎附著此(案)瓘本傳擬任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月以爲所復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諸之者至不許亂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卯朔甲戌詔諸州醫學博士並改爲醫博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乙酉詔付趙遹夷賊背盟犯順人神共棄料其所部不滿萬兵況跳梁逾時困弊已甚付卿以西州精銳之兵

委卿以統制之重聲勢張大震動遐近彼必過為隄備以待我師氣久則不壯情見則不神諸路之師如已會合乘機進討必多方以誤之毋或失時久稽天誅酋豪授首則脅從可貸因糧與眾就建城寨底定一方永固吾圉軍事前機日具奏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午趙遹數遣人招諭羅始黨賊首領失胄歸順是日失胄詣江安縣降遹授以承信郎冠帶韡袍供給請受劵麻并旂號及捕捉晏賊賞格令歸約諸國各自保守具奏云得此族五十餘村不附賊便可減西兵一萬人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此據趙遹攻討晏州錄增入）

甲辰（案是月丁卯朔不應有甲辰無可據改姑仍之）提舉翰林書藝局御前製造所奏契勘修萬歲山合用山石萬數浩大已奉旨專

委管勾計置裝發出卸其搬到山石日近不惟數小兼
自正月九日至十七日計十七日無拘到山石亦無船
運到闕阻節造作蓋緣裝發稽緩及管押使臣等在路
僅督津運留滯未有約束詔令措置條畫約束兵稍等
疊一聞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蔡條宮室苑囿篇日又于寶錄宮命上部侍郎孟揆鳩土功梁師成主作役築土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雄于諸苑其最高一峯九十尺山周十餘里自西介亭岩龔重複東西二嶺直行南山開門飛棧巖穴溪澗悉備有一洞口德可納兩夫兩其中足谷數百人至于檻泉泛流皆晝夜不絕山中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盈棟而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山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有石大者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石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與其他名石望木率入其中始名鳳凰山故有閣巢鳳後神齊降其詩有艮嶽排空霄因改名艮嶽及南山成又易名爲壽嶽南山之外又爲小山獨陂隨橫直二里名曰芙蓉城窮極窈勝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甚雄名遂壺然東盡封邱止矣其西自天波門橋

引江水入西直給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門橋為復道通茂德帝宅實魯公賜第時政和八年條以此抵任安菲者也折北者四五里為之龍德宮者上潛邸也

十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丁酉朔）癸卯嵩山道人王仔昔封沖隱處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五小王先生仔昔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魯公賜第）

己酉趙遹統兵發江安縣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甯軍路張思正更由梅嶺堡水蘆氈中路期悉會於晏州輸縛大國合陝西路將兵並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保甲弓矢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甲寅趙遹發樂共城命王育等攻上下落樣村思峩州三國上下落樣各數百戶思峩州倍之舊係熟戶能知

我虛實今乃爲賊用前此諸酋各歸諸國獨三國以近故每晝伏夜出凡七十餘人劫掠邊民故遍首攻之翌日原注乙卯下落檬平後兩日原注丁巳上落檬平惟思峩州最險固浹旬乃攻破是日張思正克水蘆氈國斬級二百一十二馬覺奪五里隘口斬賊酋卜漏男得皆獲二十八級兩路並以捷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辰張思正分遣思州巡檢田祐恭等擊婆然新國賊棄國奔輪縛收其蓄積器械焚蕩廬舍千餘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丁巳馬覺遣別將房仕忠劉堯年等合兵攻茅平梅祿輪落穀輪心大水梅當等國惟梅落穀國固守餘皆遁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戊午馬覺遣劉慶攻落祐等九村囤奪隘至落祐山破夷千餘衆遂至落祐水村又蕩賊巢穴又別遣將下龍硍及梅例村囤慶繼以兵進皆火其居而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一

乙未馬覺克梅嶺囤攻五日乃克之斬首三百餘級盡取其積分給士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酉趙遹受原注辛亥十五日御筆處分覽所奏諸路兵馬節次已到軍前尚云受甲擇日進發未見進討兵家所貴神進今兵留兩月坐耗芻糧逗留猶豫不切進兵非便所慮糧道窘乏夷賊覘窺益肆猖獗非計之得限指揮到速具已未出師并稽滯因依及夷人動息實狀勝負次第火急逐一條件入急遞奏朝廷疑遹逗留故有此

處分又引韓存寶故事以激之蓋未知遹出界已逾旬矣遄即具奏行軍次第具言軍聲大震勢如破竹見深入攻討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癸亥馬覺進劉克年進兵梅子坎焚蕩賊巢又攻上下落汪弁梅箇弄村囤悉焚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十一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丙子初趙遹以思峩既克賊之藩籬掃落殆盡便可提兵往趨輪縛而馬覺攻蕩輪轂囤未下不敢先進兼兩路兵力稍疲須少休之乃歸憩樂共城賞勞將士後四日復出樂共城明日駐兵晏州平又明日進至輪縛囤下是日馬覺張思正兩路兵始與遹會翌日分兵攻囤賊拒鬬甚力部將梁福死之官軍多被傷者（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原注遹行狀遹軍既破隘首攻上下落㠗思峩州諸

圖皆久不下逭冒矢石率勵將士結重樓以臨賊日夜
力功始克之覺思正鑿亦破梯嶺水蓋壇石苟上下姿
然諸圖兵勢既振所向若破竹無不郎下賊俘受誠無
虛日迷與覺思正軍皆至嬰州輪轉大閘其大山據赴
數百切周四十餘里卜編與其賊帳居之凡諸國之奔
亡者悉其保聚拒守緣以巨石爲城壘外設木柵當所
通逕路皆鑿坑穿仆巨桥布渠畜夾以守隘備禦無一
不至賊自上施矢石直瞰官軍中者郎蠶紛官軍以强
弓弩仰射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
從用智遁州部巡險使神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
事思黠州巡險田晡恭木思黔夷部上丁藥箭手悉其
種族輕撓習山險知夷中事遙乃易服躍馬命友直晡
恭從按行諸軍究勸形勢顧山服崖壁尤陡絕高倍他
處賊以除故柵壘疎鬪無守備遁日此賊不州及何用
屯吾重兵其悉移軍當賊吾以此地俞遁直并晡恭所
部軍其下友直箭日頗得效死當賊鋒友日汝欲千軍
法耶汝弟往吾終不相負友直晡恭遂軍其下日無所
事奮鬱鬱與衆恣雖眠道督諸軍皆當拒要路每未且
輒鼓舞而進及半山峻不能前賊悉力賊守矢石下如
雨兵復部居矢者又進更迭率所夜止壁久勞苦疲頓
甚道害召友直晡至日對汝晝軍崖之疑可以計登
並山多保思黔兵能捕取汝等亟攀壁信宿友直便
與晡恭俱來自事言連夕遣人自奮中入操刀斧旋發
去蒙密僅能偃傻進及崖趾緣崩石籐葛至絕壁可引

長渡撫而登乾恭亦已捕得生保歎十遁喜日事齊矣
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日各備雲梯跡山上火發
即以進命王育馬覺張思正率利刀斧擁其後是日友
直進所部與稀恭之眾得二千除纫蘇爲長繩炬炬以
嘗繼使羣孫背負之昏夜先以數叢登崖巔繫竊梯數
十通而下眾各銜枚挈羣孫大第撓羅梯而登雜方帽
眾已悉登及擁乃然炬縱羣保入賊盡舍皆竹木茅英
焉之羣緣所應火寡發賊奔呼撲救不暇孫驚並跳火
益織爭前驅逐羣孫官軍已破構鼓喙擊其後賊猶回
與官軍力鬭時方質明遁望火發合諸軍過鼓薄俺而
呼諸軍俱以雲梯進賊蹂亂構壘不復守官單內外相
應即斬鬭環賊而登破晏州輸縛大國賊很猥遁走與
赴火皆怯半卜漏闘官軍己人環重甲從請酋奔圍遁
遁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精甲五千追至山後
輸多國遂擒卜潮及請酋長遁自入賊境至破晏州凡
斬較七干箏級自破晏州至僂卜滿又斬誠一萬餘級
築以爲京觀而賊之赴者負計其鼓凡脅從者就俘
與歸几婦女老幼一薦晏悉鑿而驅之山嚴阻居凡
所平州二縣八與諸國几十餘賊以其地之某州頭
將洞水蘆鹽石筍建署寨拆地環二千餘舉皆衍沃
宜種植蓄其鹽畝嶽並邊之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
弓箭社之制號日勝兵自出迄還權兩月鑿髮皆爲
盡白全軍獨克所俘戲無瞧類諸夷爲之勝路迄今十
有二年不敢北向覘邊而朝廷無復有南顧之憂矣案

遹奏卜漏兢輪在庚寅辛卯

庚辰詔應縣學生三經赴歲陞而不預陞入州學者依三不赴條例除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案〕宋史選舉志縣學生三不赴歲陞試及三赴歲升試而不能入州學者皆除其籍趙遹攻破輪縛大囤夷賊卜漏遁去斬首三千一百焚蕩屋舍數千間獲孳生糧斛甚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壬午都掌首領特苗以晏州族輪便囤夷首領十人詣趙遹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未甯遠知寨郭讜以石筍山及婆然新囤降夷卜洗等四百餘人送趙遹仍付讜令管係日給食具奏聽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戌趙遹奏於晏州曹州碁州頭村梅櫃壩囤北平各

建一寨梅嶺村建一堡統隸新疆具地望功料差官等畫一以聞仍先次興築（原注明年正月十一日賜名）是日載書賜趙遹曼州夷賊以蕞爾數國之地蜂集蟻聚之衆負義背恩逐利侵暴既盟復叛毒蝥踰時卿懷敵愾之氣守忠壯之節數上封章請加攻討璽書報可動中機會干戈所麾勢如破竹斬馘獻俘以數千計焚蕩聚落幾三十城捷音屢奏朕用欽嘉已降詔旨先次賜將士等銀合茶藥特支以激士氣非常例也將士有功疾速奏來高爵厚祿朕所不吝然戰勝易守勝難攻城略地腹背是虞謹護糧道審是走集毋使賊計竄其墮歸無約請和在所深慮所得圖度可據守即以便宜興築犄角相望如受降城不復使夷獠為患是為上策邊徼早寒師不

久暴速底平定副子注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寅趙遹聞奏夷賊卜漏等皆就擒（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辛卯劉慶种友直縛送卜漏等遹亟具奏乞因永興軍路回兵護送赴闕都掌族首領特苗羅始等族首領失冑皆詣趙遹獻所獲夷級特苗自言强壯者悉已斬獻餘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許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申朔）丁酉劉慶种友直攻輪多國執晏賊次首領卜勞送趙遹并卜漏等俱囚繫以聽朝旨輪多等國夷衆皆下國降取其强將面刺政和畏降字各遣歸國馬覺下輪落穀及梅嵘村國刺强壯亦如輪多各遣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丙午徽猷閣待制梓州路轉運使趙遹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案遹本傳詔加遹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遹以疾辭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所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丁未趙遹次樂共城明日次安遠寨又明日馳至江安縣是役也凡攻破六十五村二十囤生擒賊首一十八人斬馘七千二十五級執俘五百八十六人招降奔竄逃遁者三千一百三十二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庚申以晏州夷賊平曲赦四川應緣軍興差使新兵能戮力攻討並別項具功狀聞奏優加補授名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癸亥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征一舉萬全拓地千

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團純慈祥州長甯軍屬焉邊閫之寄付畀宜重可依河東代州置沿邊安撫司孫義叟應副錢糧頗閫宣力特除集賢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沿邊安撫使義叟現任朝散郎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主天祚親征女眞萃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師至鴨綠江阿骨打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非乞此當誓一死戰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眞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家天祚親征女眞據契丹國志在天慶五年即政和五年也楊仲良紀事本末闕而不書續宋編年通鑑載其事而有闕佚祇存親征女眞以下九十七字今以契丹國志補之並詳其緣起云天慶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者皆以故事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大第歌舞爲樂大至

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
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
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
知殺之傷禱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
打有弟姪曰哭乞買黏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
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
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圖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
打會到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郎欲稱兵是年秋遂
作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
阿骨打虜其家土人來懇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
院時樞密院蕭奉先木戚里庸才權其生事但作常
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斷欲使自新阿骨打
竟託病不至天慶三年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往赴
咸州詐穩司吏民驚彫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
趙三河鶻產等並號問於驪下阿骨打隱諱不赴供
析送所司取狀一歹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
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奚
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天慶四年秋入月女
眞阿骨打始叛用黏罕胡舍爲謀主銀术害移烈褰
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眞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
同江之東名甯江府時天祚射鹿秋山闍之不以介
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懸援甯
江九月遼兵遇女眞於甯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兵大
敗或陣没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甯江州無少

長悉殺之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使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衞控鶴部指擇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阿店臨白打與當江女眞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眞與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圍結車營隨行是月女眞潛濟混同江掩其不備末陣擊之駟先軍責其家屬金帛牛馬輜重悉為女眞所得役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遼國舊例凡閣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蘇自兩敗之後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吳庸儒生非經濟才統衞無法遼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祥謂其數多且差十萬郎降貢劉付上京長春遣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資遂竭琳等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鎗刀攏甲充數弓等鐵甲百無一二禕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梁東流河路都統衞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耶律富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皮使蕭提昌咸州都統將作監冀諸副之左祇候郎君詳隱蕭河古奴草船都統商州圖練使張權協副之獨

東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眞軍馬初一戰將卻各退保
寨柵是夕都統斡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邀奚之
兵乘營而遏明蛋漢軍尙有三萬衆推將作少監武
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眞合職遂大敗餘三路闘之各
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闊遂爲女眞攻陷丁壯斬毀無
遺嬰臑貫之梁上盟辟爲戰所過赤地無餘聽遼東
界內熟戶女眞亦爲阿骨打併吞分棟強壯人馬充
軍遂有鐵騎萬餘天慶五年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
眞率番漢兵十萬餘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
御營都統取律章奴副之以積兵二萬爲先鋒餘分
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尾從
百司護衛軍北出騎駝口車驗亘百甲鼓角莊旂晝
耀原對州以漢軍步騎三萬俞都檢黠蕭胡覩姊爲
部統樞密直學士柴詛副之南出甯江州路自長春
州分路而進齋數月之糧期必誠女眞一曰單中戈
戟有光馬皆嚇鳴或以爲不稷天計問天宮李圭圭
不見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社宗攻梁予哉夜有光
郭崇斡曰火出兵人破賊之兆遂誠擊天祚喜而信
之遂行女眞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粘忤兀术僞請
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賣以求戰讓書上之天祚
大怒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騎除之語阿骨打衆衆
諸酋曰始與次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令吾謂苦卑
哀請降庶幾紆觸迺欲叢行驅除爲之柰何不若殺
吾一族衆其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

至此當誓死一戰爾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任人皆覷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兵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右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旂向西南出衆軍隨而退潰始悟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四　錢塘濮子潼輯注